

# 珍珠港事件前的谍战阴云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机场。

日军突袭的背后与他们周密的部署息息相关,“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们的部署来自于详细的谍报,在所有谍报人员中可称罪魁祸首的就是间谍吉川猛夫。

## 想尽办法寻情报

1933年,吉川毕业于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曾立志当一名海军飞行员,但他在训练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1936年,24岁的他不得不回家休养,两年后转为预备役,军旅之梦看来彻底与他无缘了。就在他懊丧不已的时候,突然军方发来一纸调令,将他转入海军情报部门。他满怀欣喜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忘我地学习英语,研究了能找到的所有与美国海军相关的资料,对军舰、基地、战略战术等如数家珍。

1940年,吉川接到一项重要的任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将去珍珠港“潜伏半年,周围都是敌人,恐惧无处不在”。第二年3月,他化名森村正,以外交官身份被派往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日本领事馆,只有总领事喜多长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一到夏威夷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收集情报,在报纸和公告板上寻找有价值的信息,跟军人喝酒聊天,假装游玩,把瓦胡岛的海滩跑了个遍,寻找潜在的登陆地点。为了弄清卡内奥赫湾的水深和海底障碍物等情报,吉川报

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因为其中一个项目是乘坐透明底的游船在卡内奥赫湾观光。他还多次租用飞机鸟瞰瓦胡岛全貌。他在僻静的甘蔗田里建立观测点,窥探岛上的军事设施,还积极结交当地的日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对故国日本怀有深厚感情。

## 醉生梦死春潮楼

吉川收集的情报让偷袭珍珠港的日本飞行员对目标了如指掌,美国情报人员通过分析从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中找到的文件得出结论:日本在瓦胡岛有间谍。

结论是对了,但美国情报部门却认定日本人不会让外交人员去收集珍珠港的情报,因为那是间谍最常用的掩护身份,很容易被怀疑。此外,他们还认为如此规模庞大的偷袭绝不可能只靠一两个间谍,日本人在夏威夷乃至美国本土一定组建了一个规模空前的谍报网。这种猜测直接导致了对日裔美国人的不信任,美国本土西海岸超过12万日裔被集中拘禁。

吉川曾在回忆录中煞费苦心地为日裔美国人开脱,他写道:“夏威夷的日裔对美国有很深的归属感,每当我请他们为日本做点什么,他们都会用‘我是美国人’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然而无可争议的是,如果没有一些日裔美国人有意无意地帮助,他根本不可能收集到那么多、那么详细的情报。

春潮楼饭店的老板娘藤原波子就是提供帮助的人之一,这家饭店建在一座可以俯瞰珍珠港的山上,楼上还有一架天文望远镜。吉川常假装醉酒,在春潮楼留宿,而且就住在有望远镜

的那间屋子里,可以整夜窥探珍珠港内的动静。

另一个提供帮助的日裔美国人是出租车司机约翰·三上,吉川经常雇他的车外出“观光”,两人渐渐成了朋友。虽然吉川从未透露过自己的任务,但三上似乎隐隐约约猜出了什么,他经常向吉川介绍瓦胡岛上的军事设施以及观察它们的最佳位置。有一次,三上把吉川带到了美国陆军驻夏威夷的指挥部所在地,他们在里面转了半天,离开时才被卫兵拦下。三上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告诉卫兵,他们本来想去一个观光景点,谁知开错路进了军事禁区,卫兵没有生疑,挥挥手让他们赶紧离开。

## 铁证如山不认罪

尽管吉川总是在敏感的军事设施附近晃悠,有好几次差点露馅,但他从不冒不必要的险。他说:“做间谍本质上是一种枯燥的研究工作,只要你不厌其烦地去挖掘,总能找到些什么。”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小心翼翼地夏威夷挖掘着,从未引起过美国人的怀疑,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战前美国情报档案中唯一与他有关的是“森村正”的签证信息。从1939年8月到1943年4月,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希弗斯一直在监视檀香山的日裔美国人,他后来承认自己从来没怀疑过吉川。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吉川赶紧在领事馆烧材料。他只差一点就成功了,当美国人赶来时,他手上还有一张手绘的珍珠港详细地图没来得及烧,被抓了个正着。

领事馆里所有日本人都被关押在亚利桑那州一座偏远的牧场里。1942年春天,美国情报部门派人到牧场审问,而吉川是他们的重点怀疑对象。

审讯者连续审了吉川4天,什么都没问出来,他对任何问题都表现得一问三不知,哪怕是那张“铁证如山”的珍珠港地图,他也一口咬定是为了观光而画。美国人很头疼,只好暂时放过吉川。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时唯一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喜多找到他,吞吞吐吐地劝他向美国人认罪。原来

喜多已被美国人盯上,如果他不认罪,其他人很难回国。在大多数人的强烈要求下,喜多不得不来劝说吉川“牺牲小我保全大家”。吉川听了哭笑不得,告诉喜多:“当炸弹落在珍珠港的时候,我的任务就结束了,事情已经脱离了我的掌控,我可不准再做什么可笑的自我牺牲,然后像条狗一样死去。”

## 躲进寺庙避追捕

吉川、喜多和其他日本人不知道,美国人的时间很紧张,美日两国交换外交人员的时间已经商定,他们只有一周时间来确定吉川是不是间谍。

美国人最终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把羁押在牧场的所有日本人送到纽约,让他们乘船返回日本。直到最后一刻,美国人对吉川的怀疑依然强烈,他们曾想把他留下继续审问,但日本外交团团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非常强硬,表示没有他所有人都不会走。日本外交人员不走,意味着美国外交人员也回不来,美国人终于同意放行吉川,他是最后一个上船的人。

在非洲东南部由葡萄牙控制的港口洛伦索马克斯,美国和日本外交团完成了互换。1942年8月,吉川回到日本,他成了家,继续在海军情报部门担任分析员,由于精通英语,有时还参与审讯盟军俘虏。奇怪的是,日本从来没有正式表彰过他在夏威夷的所作所为,猜测起来,这有可能跟他当初拒绝喜多“舍己为人”的劝说脱不了干系,有人因此把他视为贪生怕死之辈。

后来吉川申请退役,获得批准后去了飞机制造厂工作,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他凭着自己会说英语,在黑市上倒腾物资挣了一笔小钱。但很快他听说美军正派人搜捕海军情报部门的漏网之鱼,于是找了一间寺庙躲了起来,这一躲就是4年多。

1950年,吉川觉得美国人应该清算得差不多了,便离开寺庙在全国各地漂泊,最后回到故乡爱媛县松山市与妻女团聚,并用攒下的钱开了一座加油站。1993年2月20日,80岁的吉川默默无闻地死去。

据《世界博览》袁汉/文

# 老舍的这些小说未能与读者见面

老舍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的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让人印象深刻。但老舍也有遗憾,就是他有几部长篇小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与读者见面。

1929年夏,老舍在旅欧回国途中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大概如此》,一共写了4万多字。但后来老舍却毅然抛弃了这部作品,没有再继续写下去,据老舍自述:“文字写得并不错,可是我不满意这个题旨,设若我还住在欧洲,这本书一定能写完。可是我来到新加坡,就看不起这本书了。”

长篇小说《大明湖》约20万字,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作品以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为背景,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愤慨。小说完稿后,老舍投给了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小说月报》。《小说月报》拟在“新

年特大号”上开始连载,并为此事先发了预告。谁料想,“淞沪抗战”爆发次日,日寇即派飞机轰炸了位于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部及编译所、印刷厂、库房等。这部长篇尚未与读者见面,杂志与稿件便同时毁于日军炮火之中。

1937年,老舍在青岛赶写的长篇小说《病夫》和《小人物自述》,拟在天津的《方舟》和上海的《宇宙风》上连载。两篇共写了10万字,一篇3万,一篇7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然而,老舍却停了笔。不愿再写下去了。他在《这一年的笔》中这样解释:“刚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

据《人民政协报》王剑/文

